

薛晓源 著

博物之美

畅游在自然与艺术之间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7

薛晓源 著

博物之美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之美:畅游在自然与艺术之间/薛晓源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博物之旅)

ISBN 978 - 7 - 100 - 17672 - 9

I. ①博… II. ①薛… III. ①博物学—西方国家—普及读物 IV. ①N9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805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博物之美

畅游在自然与艺术之间

薛晓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7672 - 9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108.00 元

[序一] 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博物学？

胡永红（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

北京薛晓源教授来电话，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博物之美——畅游在自然与艺术之间》写几句话，心中颇为惴惴，因为自己是观赏园艺背景，这个专业窄得不能再窄，对博物学只了解一些皮毛。但在薛教授的盛情之下，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初识薛教授，是2016年的夏季，上海市建设党委组织了一场关于生态保护主题的TED报告会，我们两个都是演讲嘉宾。他讲述的主题是天堂鸟博物画，大量精美的画作来自法国弗朗索瓦·勒瓦扬等三位博物学家，准确、生动地展现了天堂鸟的基本形态特征、生活环境以及部分物种的觅食习性等科学信息。长久以来，这些插图都是鸟类学家、鸟类爱好者和艺术家推崇备至的作品。以红极乐鸟为例，薛教授讲道：“红色确实是这种美丽而稀有的鸟类的肋下羽毛的主要颜色，这是一种富有光泽的红，上面绽放着丰富的紫红，深浅变化不一。通过图文并茂的介绍，相信当我们有机会在野外或动物园见到这种天堂鸟时，肯定能叫出它的名字，这该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他温文尔雅、开朗活泼、生动博学，洪钟般且具穿透力的男中音感染了所有听众，毫不例外，我亦成为他的粉丝之一。

随着不断的接触，我对薛教授有了更深了解。薛晓源教授既是范曾先生的得意门徒，是一位知名画家，又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更是一名集大成的博物学家。他勤奋好学、博学多识、思路开阔，已经打通了连接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任督二脉。作为《中国博物学评论》主编，他已经主持出版了“博物学经典丛书”等三十多本博物学著作。这些著作以图文互动性为主导，兼顾阅读的趣味性，把科学启蒙、艺术欣赏、自然教育、趣味阅读融为一体，真正实现科学与艺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让读者在诗意中感受自然之美。这是践行孔子所倡导“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典范，体现出他对现代文明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深深的社会责任感。

我自己的博物学概念来自学校的文章或者课外阅读的知识，并由此知道了古希腊哲学

家兼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全能的达·芬奇、通过显微镜研究博物学的安东尼·列文虎克、弘扬双名法为自然界带来秩序的人卡尔·林奈、英国知名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获得性性状遗传（用进废退）的代表人物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全能博物学家和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提出者之一查尔斯·达尔文；更不用说我们国内的著名博物学家如贾思勰、沈括、郇道元、徐霞客、竺可桢，等等。这些知名的博物学家和他们的故事，对我的人生和自然的知识启蒙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也对我升入大学的专业选择有一定影响。

2004—2005年我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做访问学者的那段时间，让我真正有机会与博物学有近距离的接触，玛丽安娜·诺斯（Marianne North, 1830—1890）最先进入我的视野。在邱园东侧有一间正对着温带温室的博物馆，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馆中展示了她的数百幅植物学画作，精美而准确。此前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她是一位自学成才而多产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画家和植物学家，这时才知道她还是博物学家。她做过广泛的国外旅行，足迹遍布四大洲，独自一人在艰苦危险的自然环境里风餐露宿，精心作画。在仔细观看其画作时，能感受到她作画时的安详和对观察到的自然景致的真实描绘。此外，在邱园的标本馆，还能看到达尔文在1853年左右采集并赠送给邱园的腊叶标本。在邱园里，处处感受到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耳熟能详的博物学痕迹，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经济植物中心、威廉·艾顿爵士温室、威廉·胡克爵士雕塑，等等。

要说到触发我内心对博物学的感悟的学者，则要数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洪堡告诉我们：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关联。他对世界的探索，开创了视自然为生命之网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洪堡革新了我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洪堡对自然的探索，以及他留下的著作、日记和信件，奠定了他现代地理学开山鼻祖的地位。他发明的等温线、等压线仍然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地图上；他发现了磁倾赤道；他构想出了跨越全球的植被与气候带的概念。洪堡的追随者，以及这些追随者之后的追随者，都在传承他的遗产。达尔文对这位前辈的崇拜，反映了洪堡当时巨大的影响力。达尔文坦言：“没有什么能比阅读洪堡的旅行故事更让我激动的事了。”如果没有洪堡的影响，他不会登上“小猎犬”号，也不会想到写作《物种起源》。

洪堡也被认为是科学界最后的通才之一。在一个科学各分支日益固化的时代，洪堡等人却有一套整体式的治学观，将艺术、历史、诗歌和政治与事实数据融入一体。他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条件下甚至还获得了一些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技能，比如速写绘图、剥制标

本、野外探索，等等。因此，他们留下的博物图书往往以精准的细节描绘而使读者倾倒。此后，这种极为广博的学者逐渐绝迹，科学家们开始钻进狭窄且还在细分的专业领域，到20世纪初，已经很少有可以让一位兼通多个领域的学者施展身手的余地了。现代学科纷纷完善之后，留给博物学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少。

不过，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经走进历史，但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情怀，却至今仍兴盛不衰。博物学的根本研究方法之一，是对大量同一层次上的“同类”事物和现象的命名、描述和分类，这在今天也是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许我们一提到博物，首先会想到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天文、地理、气象等宏观自然事物，但分子生物学家对基因的命名、序列描述、功能测定又何尝不是博物？化学家给大量的有机化合物命名、编号、总结合成方法、归纳各种性质又何尝不是博物？微生物学家运用高通量DNA测序，从来自海底、岩心等极端生境的样品中测出大量前所未闻的单细胞生物序列，凭这些序列为这些神秘生物命名、分类，又何尝不是博物？天文学家动用越来越复杂的仪器，从光学的全波段和引力波层面发现、观察和描述各种新的天体和天文现象，又何尝不是博物？

与命名、描述同类事物并将它们分类这一工作相关的另一种博物学基本工作，是把这些知识编集成准确、完备、随时更新、易于查阅的工具书或数据库。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子植物学家用的TAIR（拟南芥信息资源）和GenBank（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建立的遗传序列数据库）都是具有时代特色、发挥了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博物学大典。为什么这些国际性的大型数据库都是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在做，而在中国就几近于无？与其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数理科学不发达，还不如说是因为我们丢失了博物学精神。

诚如北京大学的刘华杰教授所言：在今日科学界，博物、数理方法、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是彼此交错、相互组合的四个传统。如果引申一下的话，在研究工作中“集齐”这四个传统，可能也是一种博物学精神的体现。传统意义的博物学家在今日可能已经难以从科学共同体内涌现，但一种新型的博物学家却仍然会出现：他/她虽然可能主要只关注某种或某类具体的科研对象，但能熟练掌握上述所有四种现代科学方法，并与人文结合，把由此获得的所有与这些科研对象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以充满秩序又不乏激情的方式娓娓道与他人。我曾翻译过著名古生物学家、邱园前园长彼得·克兰（Peter Crane）的《银杏：被时间遗忘的树种》（*Ginkgo: The Tree That Time Forgot*），这本著作就是这样的新型博

物学著作，而彼得·克兰就是我心目中的新型博物学家。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是最早出现的科学传统，也是经历了严重衰退的科学传统，这正是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关注其命运、呼吁其复兴的原因。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思考博物学的当下和未来。我上面这一番肤浅的论述，就是我在思考以下两个问题时的初步感悟——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博物学？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博物学？未知当否，在此敬希方家见教。希望薛教授的这本书，不单单能让我们了解过去，更能为未来的博物学指出方向。

是为序。

[序二] 博物之旅

——发现自然之美

薛晓源

什么是博物学？每次讲座都有热心的听众向我提问，回答时虽然我也理直气壮，但是有时候心里也有一丝疑惑，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回到书房到经典书籍中反复寻找，我仍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2016年6月在上海接受记者专访时，在互动中有感而发，才觉得品到博物学其中的三昧。我说：“博物，通晓众物之谓也。《辞海》里说，博物指‘能辨识许多事物’。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四大传统之一，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最初都孕育自博物学。”因此，我认为，博物学涉及了三个世界：客观知识世界、默会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知识世界注重的是科学考察与探险，默会知识世界注重的是生命的体验，生活世界注重的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我认为考察、体验与环境是博物学的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与此相关的认知、审美和呵护也是题中之义，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地体会和把握的。

西方博物学绘画源远流长，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前16世纪。希腊圣托里尼岛上一间房屋的湿壁画，现存在雅典国家博物馆，画面上百合花和燕子相互映衬，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博物学绘画之一。西方博物学著作起源较早，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撰写过《动物志》。到了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老普林尼撰写了《博物志》，这部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成型的著作。自此以后，博物学的出版和研习在西方世界蔚然成风。最早的印刷花卉插图于1481年在罗马出版。1530年出版的由奥托·布朗菲尔斯（Otto Brunfels）编写的《本草图谱》，是一个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为一体、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植物图谱，从此，博物图谱风靡欧洲。博物学著作与博物学绘画，这两片不同的水域，在16世纪的欧洲出版物中开始合流、贯通和融合。科学家、探险家、画家纷纷加入其行列，人员之多，范围之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我看到的数十万张博物学绘画和浏览过的近



希腊圣托里尼岛上发现的湿壁画（现收藏于雅典国家博物馆）

万卷的博物学著作中，在历史上榜上有名的就近万人，赫赫有名的有近千人，有大师风范的有近百人。可以概括地说，西方博物学著作以及绘画，或者准确地说，插图版的博物学著作发端于15、16世纪，发展于17、18世纪，19世纪达到巅峰，作品爆发，大师林立，流派纷呈，19世纪末开始式微，20世纪出现大幅度衰落，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又开始恢复和复兴。

西方博物学庞大的知识宝库，对一般人而言肯定会产生“眩晕”的感觉。我虽然有着十几年的博物学收藏史，但面对纷至沓来的舶来品，仍偶有如坠“五里之雾”的感觉。本

着普及博物学的现实性，《博物之旅》第一辑按照“鸟类卷”“植物卷”“动物卷”“昆虫卷”“水生生物卷”分类，从西方浩如烟海的博物学故纸堆里，披沙拣金，探骊得珠，从千卷书中精选出六十多本，采撷其中精华按上述分类汇编，系统梳理博物学巅峰时期的代表性著作。由于时间紧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还只是轮廓和梗概，读者诸君“欲知其详，还得等下回分解”。《博物之旅》第一辑荟萃许多博物学的名著，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只是编译和精选其中的菁华，第二辑我们将陆续采撷精华把这些原著完整翻译出版，以满足读者们殷殷之望。有人说《博物之旅》第一辑像正在上演的欧洲杯足球赛的“射门集锦”那样，美不胜收，要是能再看完几场整场比赛就更爽了。《博物之旅》第二辑“原典系列”就请大家看多场完整精彩的赛事，原汁原味享受美图妙文的视觉盛宴。

《博物之旅·原典系列》将从我收藏的近万部博物学名著中，经过专家遴选和讨论，选出 100 部，邀请博物学的专家和翻译家进行翻译，每年出版 10 部，计划 10 年左右完成。

《博物之旅·原典系列》的学术目标是以西方 18—19 世纪博物学最为繁盛时期的经典著作作为遴选对象，以图文互动性为主导，兼顾阅读的趣味性，把科学启蒙、艺术欣赏、自然教育、趣味阅读融为一体，真正实现科学与艺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让读者诸君在诗意中感受自然之美。

“谁接千载，我瞻四方。”编者与出版方的良好愿望，期待读者诸君的热烈回应，期待我们大家一起走进日渐繁盛的博物学的春天！

目 录

i [序一] 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博物学? 胡永红

v [序二] 博物之旅——发现自然之美 薛晓源

001 天边云锦谁采撷

——博物学的美学之旅

015 博物学视阈下的生态启蒙

031 华羽的天堂鸟，是否在幸福云游?

049 从《狼图腾》到《狼图绘》

——我们这一代人关于狼的知识记忆

065 岂能只识鸟兽草木之名?

——杨振宁、莫言、范曾先生的博物学情怀

075 博物学家拥有儿童般的好奇心

——《博物之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畅游

087 自在黄莺恰恰啼

——《飞鸟记》演讲提纲

099 王阳明先生观花

——一种现象学解释

- 115 在我们这个时代，博物学何为
——在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的演讲
- 129 重建博物学
——对话陈燮君、曹可凡
- 147 发现最美的自然
——与孙周兴先生对话
- 159 复活人类 300 年的自然记忆
——《读书周刊》访谈录
- 173 博物学的复兴之路
——《澎湃新闻》访谈录
- 191 博物绘画之美
——《中国科学报》访谈录
- 205 后记 艺术可能是通往博物学的一条捷径



天边云锦谁采撷

——博物学的美学之旅



一、我的博物学著作收藏

我的博物学书籍收藏开始于 13 年前，2005 年初夏，我在美国洛杉矶刚参加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就兴冲冲地到纽约老书店去欣赏并购买向往已久的带插图的老书。我对图书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真正的图书应是图文并茂，图与文的关系就像孔夫子所说的言与文的关系，“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在国外只要是遇到有插图的图书我就兴奋，要是遇到精美的插图版图书，我就要情不自禁去购买，哪怕是阮囊羞涩；要是遇到精美和中意的画册，更是像中了彩票一样，会令我狂喜不已。我妻子戏说我有“图像崇拜”的倾向，没办法，谁让天下万物之美聚集在图书之中了呢？我从德国留学归来，带了十箱书回来，算起来有 500 多册，基本上都是精美插图版图书。

当我在纽约老书店快意畅游之时，一本奥杜邦的《北美的四足兽》映入眼帘。奥杜邦的绘画，我是神往已久，今日遇到真是名不虚传，书中动物种类奇特，很多动物闻所未闻，画面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我久久沉浸其中，不知不觉，时光流逝一个多小时，直到书店老板操着悦耳的纽约腔，问我是否购买时，我才在“美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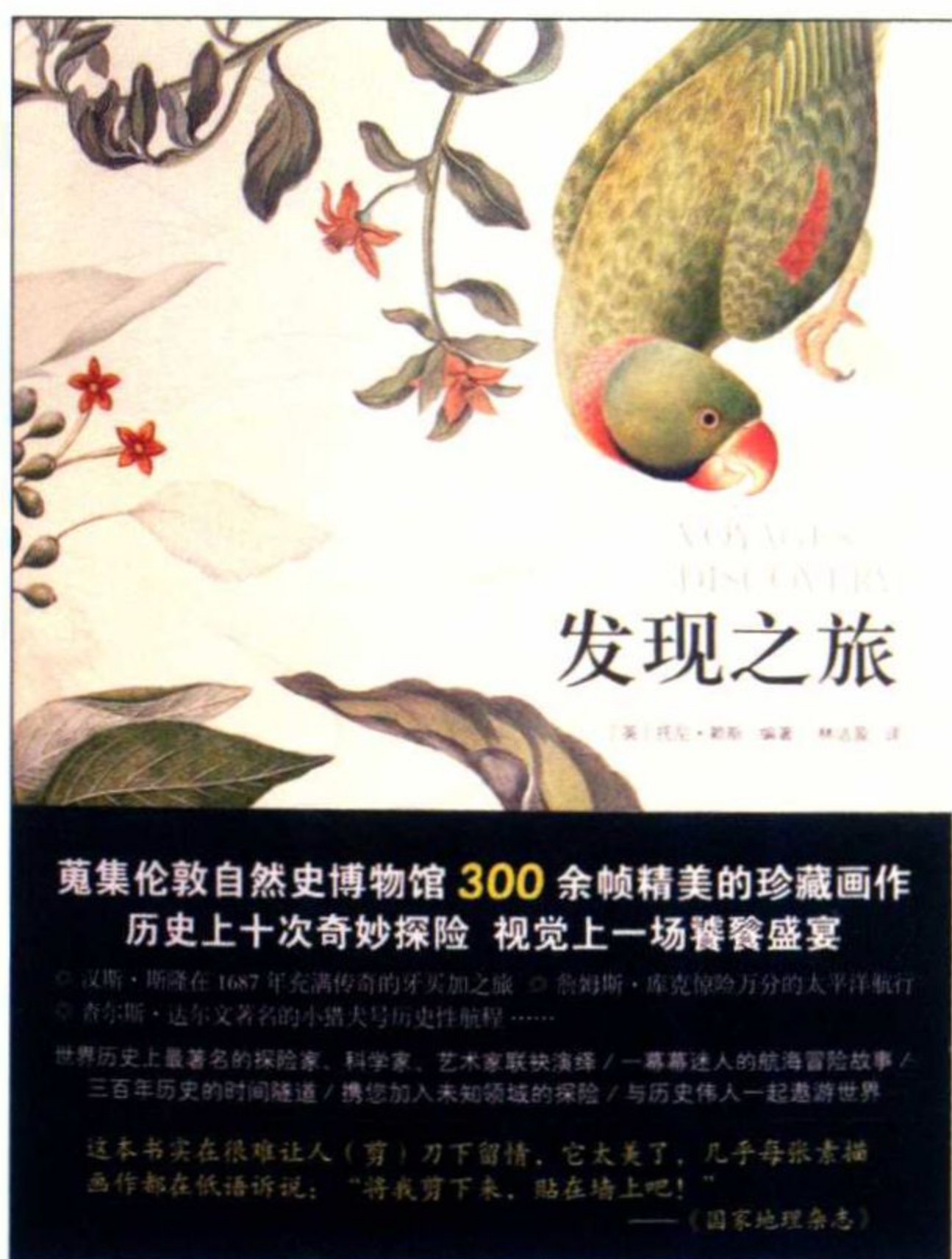
詹姆斯·奥杜邦

中苏醒过来，快意付了账。抱着一大摞图书，幸福地走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仿佛是捡了一个大漏，淘到了一块晶莹碧透的玉石。这是我第一本博物学著作的“藏品”。其后经常去国外开会和参加书展，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去老书店淘书，尤其关注博物学图书。奥杜邦、古尔德、胡克、威尔逊渐渐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精美的作品和著作渐渐摆在我的书架上，成为我在进行哲学运思和绘画创作之际经常浏览和参考的佳作。

2012年春节前夕，我到商务印书馆购买现象学书籍，无意之间看到《发现之旅》，封面是大博物画家迪贝维尔绘制的亚历山大鸚鵡，神态逼真、毫发毕现、动姿绰约、栩栩如生；里面插图更是俯拾皆是、精美异常。惊喜之下快速购入，在回去的车上就迫不及待阅读了起来。在“美的历险”之中，恍然间发现这本书似曾相识，原来我曾经在国外购买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只是在装帧设计、开本及用纸与手中书有很大的差异，中文版出版者和设计者匠心独运，把一本铜版纸印制8开异形本画册，脱胎升级为纯纸质版、手感重量适中的“书感”极强的图书。这一成功改造的先例，

使我意识到，西方博物学300多年的历史向中国读者正式拉开了大幕。那些在王室宫廷、贵族富人之中争相传阅的精美的博物学绘画也可以走向寻常百姓，真令人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感叹！

此后不久，我去英国参加伦敦国际书展，抽时间参观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不仅看到了无数的动植物标本，也看到了神往已久的博物学绘画，无数美的图像纷至沓来，真让人有“一日看遍长安花”的快感！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伦敦一家著名旧书店发现了我心仪已久的英国鸟类学大师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的代表作《新几内亚和邻近巴布亚群岛的鸟类》（*The birds of New*



《发现之旅》中文版封面

Guinea and the adjacent Papuan islands) 一书，它是第一版的复制版，距离今天也有 60 年历史。店员殷勤地向我推销说，虽然是复制版，但是复制效果很好，基本上和原版一模一样，接近完美，价格是第一版的百分之一。我询问了价格，他说全套书（5 卷）需要 5000 英镑，约合人民币 5 万元。我仔细浏览这令我向往已久的宝贝书籍，这是本对开本的画册，印制非常讲究，每只鸟都有详细的解说，每张图片的背后都空页，以免色彩透过，效果受到影响。画册的纸张讲究且微微发黄，店员让我带上白手套慢慢仔细浏览，随着卷册逐渐展开，我最为喜爱的天堂鸟向我呈现出来，它靓丽的身姿、美丽得无以复加的羽毛，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的心，我想我一定要拥有这一卷。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店家终于同意以近千英镑的价格卖给我第一卷。这是我收藏的最为昂贵的博物学“文献”。这本书给我带来好运，我逐渐收集到许多第一版的博物学绘画作品，逐渐认识了国内外博物学的“藏家”和一些博物学家，经过和他们有益的互动，我的博物学绘画藏品成倍增加，目前我拥有 3000 多册的插图本著作（当然大多数是高质量的电子版），图片达 50 多万张。



约翰·古尔德

二、西方博物学绘画的美学风格

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人类认知的苏醒有两种方式，一是科学认知方式的苏醒，二是哲学认知方式的苏醒。我认为在一个人的认知历史上，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角度上讲，存在一个美学认知的“苏醒”，这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人生三历程相契合。他说人一生可能要经过三个阶段：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